

名醫
實驗

處方與
醫案

前 言

1988年夏名老中醫師許雲庵先生的第五子許紹林(兆林)教授自廣州探母病回到福州時,帶回其父遺著文稿二套 (一)名《分科靈素》、(二)名《名醫實驗處方與醫案》。

(一)《分科靈素》是將古典中醫名著《靈樞素問》原本按現代醫學給予分科別類成集,但只作分科集成,尚未能達到中西醫結合使之易讀易解之目的,需要在分科的基礎上加以注解。而這注解的任務要求由我來完成。

自1988年夏以後,我的家事日多,外子心疾日篤至1990年夏病逝,這段傷楚歲月我幾乎喪失掉面對夕陽的勇氣和力量,時至今日,我已七十有余,因已作出承諾,急需完成此任務。經與有關方面了解到已有人將《靈樞素問》作了注解,那麼再重複就失去意義了。

(二)《名醫實驗處方與醫案》遺稿第一集共十五卷計2877頁約30余萬字,因歷稿時日較久,紙張老化易碎,且底稿有的地方有文字修改,增添或加入注解,需要稍加整理理順,編寫目錄后方可排版印刷。

于近年以來,我的健康狀態每況日下,甚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恐老人家一生兢兢業業,不斷進取,不斷創新,不求名利,不計報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得到的經驗總結付之東流,更恐不能使他老人家遺願得償,因之勉力而為之。

今年是許雲庵名老中醫師誕生103周年(1895-1998)在出版他的遺編著《名醫實驗處方與醫案》一書過程中得到他的後輩人的一致認同認可。在出版運作中幸得許兆松、許兆錦、許兆鑒、許兆容、許兆卓兄弟姐妹的大力支持提供寶貴資料,負擔出版經費(我也為許兆林奉上一份),使此書得以早日面世奉獻于全社會,作個紀念,這也是他的後輩們對他的最好的緬懷和繼承。

因我才疏學淺,在編排過程中難免存在缺點和錯誤,敬希廣大讀者及醫務界同道,給予多多指教和諒解,很是感謝!

沈 織謹志于福州 1998年7月

注:沈 織系許紹林(兆林)教授夫人,眼科副主任醫師。

作者生平

許雲庵 男 1895 年清光緒 11 年(乙未年)1 月出生于澳門,籍貫廣東中山,祖籍福建詔安。

1909 年入學香港聖保羅英文中學讀英文,并開始自學中醫。

1913 年返回澳門繼續自學中醫;

1921 年開始臨床治病;

1923 年隨親友往英國及歐洲大陸任英文翻譯;

1924 年由歐洲返回澳門開始正式開業行醫;

1933 年受聘澳門同善堂任坐堂醫師多年;(華人慈善機構)

1947 年任澳門街坊福利會中醫診所醫師,在澳門社會上頗享有聲譽。先生同情勞苦大眾,在同善堂期間曾將數月所得報酬,供作冬季施粥之用,以濟貧困者,在家行醫時對特困患者,不但不受診費,還贈以藥品,深得社會好評。

1957 年 7 月響應祖國號召, 排除港澳親友阻撓毅然携夫人回廣州,為祖國中醫藥事業效力,受聘于廣東省中醫研究所任研究員。

1958-1959 年被廣東省中醫學院評為先進工作者。

1961-1963 年兼任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中醫科顧問,兼任軍區高干療養院中醫顧問。

1964 年任廣東省中醫研究所文獻室主任,他善長于治療肝炎,潰瘍疾患及該項目臨床研究工作。例名為廣東省名老中醫師,編著有:

(一)《分科靈素》(二)《名醫實驗處方與醫案》(三)《肝炎治療十法》。

1977 年 6 月病逝于廣州,享年 82 歲。

代 序

先父雲庵公少小羸弱多病，飽受疾病折磨，及長遂立志學醫，以期治病濟世，鏗而不舍，自學成材，終成澳門一代可數之名醫。

他本擬在諸兒子中親授一人，以傳衣鉢，使仁心仁術得以代代相承，造福人民。然而事與願違，我等兄弟數人雖均受到高等教育，個中不乏學者專家，唯却無人具有學醫之才，致使無一接班，此亦為先父生平一大憾事也。

先父熱愛勞動人民，熱愛祖國，熱愛自身事業，（醫道）我們從小就受到諄諄庭訓，即要扶危濟困愛人民、愛祖國，他認為社會罪惡與戰爭之源，皆始自一“私”字，常以“為義不為利”“為人不為己”之思想灌輸我輩，而其自身處世行事，亦始終恪守此信條。他常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語）此正是舊中國之所以被新中國所取代之根源也。

他是個愛國主義者，青年時代到過英倫三島及歐陸，在香港求學時，受到殖民地人民所受到之痛苦，并目睹身受列強對海外華人之歧視和欺壓，深深體會到如無強大之祖國作護衛，則永無揚眉吐氣之日。

我在解放前參加革命活動，他不但不阻止，反而鼓勵和協助，我等兄弟多人，除三位因時代因素未回國外，其余均回國內求學及參加工作，有為祖國國防建設服務者，有從事機械、航空、冶金工作者，但大多數均在院、校，為教育事業服務，這應歸功于先父教誨之功也。

先父本人年逾六旬于1957年響應黨之號召，放棄海外舒適之生活，排除親友之阻撓和反對，毅然決然携同先母返回祖國效勞，這均非出自偶然也。

回國后除在臨床應診上，盡職盡責，又盡勞，并同時參加科研和寫作，其較大編著有三（一）《分科靈素》、（二）《名醫實驗處方與醫案》、（三）《肝炎治療十則》。但因十年動亂失去出版機途，直到最近由五弟妹沈織主持，先將《名醫實驗處方與醫案》一稿印刷出版。

我等兄弟均年邁體弱、百病纏身、無力完成先父遺願，沈織不辭年老多病，毅然玉成其事，使先父心血不至付之東流，先父及五弟紹林（兆林）泉下有知亦當欣慰矣。

先父當時在著作歲月中，其書稿整理、校對、繕寫、裝訂、均出自先母之

手，此書之完成先母大有功焉。

先父在著作過程中同時亦寫有詩作若干篇，今擇其中有關者四首附之如下：

(一)幸傳醫藥自民間、秘法奇方效自斑、
著述浩如烟與海、良醫多似樹和山、
人民康健端能賴、疾病顛連藉是頌、
反對政權多暴虐、欲燃一炬助狂瀾。

(二)大膽重將古籍編、任人譏諷亦安然、
東鱗西爪文難讀、斷簡殘篇意不連、
別類分門加纂輯、釋難音義整遺編、
嗟余才拙兼年老、敢道傳經比伏虔。

(三)醫藥如今大革新、中西共治一爐春、
采長弃短探真理、刮垢磨光搜異珍、
遺產千年無價寶、光芒萬丈屬斯文、
若非主席英明策、難睹青天撥霧雲。

(四)剛將靈素輯成編、正值中華大喜年、
改造工農欣動地、合營商賈喜騰天、
平均貧富無多寡、施政經綸有后先、
雖是高年還拭目、留生佇看太平年。

先父寫此數篇詩稿在時間上與今日歷史環境有所變化，但“以詩言志”在所不移，從詩作情感中，可窺見他對人民、對祖國、對自身事業充滿熱忱，信念堅定，如漆，如鑄。

許兆松 嘯子

于南京理工大學

一九九八年八月

名醫實驗處方與醫案 第一集

目 錄

卷一 桂枝湯類(上)

1、桂枝湯及方解	001
2、桂枝加附子湯及方解	007
3、桂枝加桂湯及方解	009
4、桂枝去芍藥湯及方解	012
5、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及方解	013
6、桂枝加厚樸杏子湯及方解	014
7、小建中湯及方解	015
8、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新加湯及方解	020

卷二 桂枝湯類(下)

1、桂枝甘草湯及方解	022
2、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及方解	023
3、桂枝麻黃各半湯及方解	025
4、桂枝二麻黃一湯及方解	027
5、桂枝二越婢一湯及方解	028
6、桂枝去桂加茯苓白術湯及方解	030
7、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及方解	033
8、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及方解	035
9、桂枝加芍藥根湯及方解	036
10、桂枝加芍藥湯及方解	038
11、桂枝加大黃湯及方解	039

卷三 麻黃湯類

1、麻黃湯及方解	041
2、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及方解	044
3、大青龍湯及方解	047
4、小青龍湯及方解	050
5、麻黃附子細辛湯及方解	055
6、麻黃附子甘草湯及方解	057

卷四 葛根湯類

1、葛根湯及方解·····	059
2、葛根黃芩黃連湯及方解·····	062
3、葛根加半夏湯及方解·····	063

卷五 柴胡湯類

1、小柴胡湯及方解·····	066
2、大柴胡湯及方解·····	074
3、柴胡加桂枝湯及方解·····	077
4、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及方解·····	080
5、柴胡桂枝乾姜湯及方解·····	082
6、柴胡加芒硝湯及方解·····	085

卷六 枝子湯類

1、枝子豉湯及方解·····	087
2、枝子甘草豉湯及方解·····	089
3、枝子生姜豉湯及方解·····	090
4、枝子乾姜湯及方解·····	091
5、枝子厚樸枳實湯及方解·····	092
6、枝子檉皮湯及方解·····	093
7、枳實枝子豉湯及方解·····	094

卷七 承氣湯類

1、大承氣湯及方解·····	097
2、小承氣湯及方解·····	105
3、調胃承氣湯及方解·····	107
4、桃核(仁)承氣湯及方解·····	110

卷八 抵當湯類

1、抵當湯及方解·····	115
2、抵當丸及方解·····	118
3、十棗湯及方解·····	119
4、大陷胸湯及方解·····	123
5、大陷胸丸湯及方解·····	125
6、小陷胸湯及方解·····	127
7、白散及方解·····	129
附一 外臺桔梗白散方解·····	130
附二 麻仁丸方解·····	130

卷九 瀉心湯類

1、生姜瀉心湯及方解	133
2、甘草瀉心湯及方解	134
3、半夏瀉心湯及方解	137
4、大黃黃連瀉心湯及方解	140
5、附子瀉心湯及方解	141
6、黃連湯及方解	146
7、黃芩湯及方解	148
8、黃芩加半夏生姜湯及方解	150
9、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及方解	151
10、旋復代赭湯及方解	153
11、厚樸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及方解	155

卷十 白虎湯類

1、白虎湯及方解	157
2、白虎加人參湯及方解	160
3、白虎加桂枝湯及方解	162
4、竹葉石膏湯及方解	164

卷十一 五苓散類

1、五苓散及方解	168
2、猪苓湯及方解	173
3、文蛤散及方解	175
4、茯苓甘草湯及方解	177

卷十二 四逆湯類

1、四逆湯及方解	180
2、四逆加人參湯及方解	184
3、通脈四逆湯及方解	185
4、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及方解	188
5、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及方解	190
6、乾姜附子湯及方解	191
7、白通湯及方解	193
8、茯苓四逆湯及方解	194
9、四逆散及方解	195
10、當歸四逆湯及方解	197
11、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生姜湯及方解	199

卷十三 理中湯類

1、理中丸及方解	202
2、真武湯及方解	207
3、附子湯及方解	209
4、甘草附子湯及方解	211
5、桂枝附子湯及方解	213
6、桂枝附子去桂加白術湯及方解	216
7、桂枝人參湯及方解	217
8、茯苓桂枝白術甘草湯及方解	218
9、芍藥甘草附子湯及方解	220

卷十四 雜方類(上)

1、赤石脂禹餘糧湯及方解	222
2、炙甘草湯及方解	223
3、甘草乾姜湯及方解	226
4、芍藥甘草湯及方解	229
5、茵陳蒿湯及方解	231
6、麻黃連軛赤小豆湯及方解	233
7、麻黃升麻湯及方解	234
8、瓜蒂散及方解	236
9、吳茱萸湯及方解	240
10、黃連阿膠湯及方解	242

卷十五 雜方類(下)

1、桃花湯及方解	245
2、半夏苦酒湯及方解	248
3、甘草湯及方解	251
4、桔梗湯及方解	253
5、猪膚湯及方解	256
6、烏梅丸湯及方解	257
7、白頭翁湯及方解	260
8、牡蠣澤瀉散及方解	262
9、蜜煎導方及方解	264
10、猪膽汁及方解	265
11、燒裨散及方解	266

注*：本書字旁有*號者均與原文同意、同義或古別字改用現字，特此注明。

名醫實驗處方與醫案 第一集

卷一 桂枝湯類(上)

1. 桂枝湯及方解

(方名) 桂枝湯(原載)傷寒論。徐靈胎曰(以下簡稱徐曰):甘草大棗補脾精以滋肝血,芍藥清營中之熱,桂枝達營氣之鬱也。

(藥物及劑量)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姜三兩 大棗擘十二枚擘。

(歌訣)自汗脉浮用桂枝,生姜芍藥棗甘宜,乾嘔鼻鳴兼發熱,一樣功能效可期。

(煮法) 右五味,咀嚙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徐曰:桂枝本不能發汗,故須助以熱粥,內經云,谷入於胃以傳於肺,肺主皮毛,汗所從出,啜粥育胃氣以達於肺也,觀此可知傷寒不禁食矣。溫覆令一時許,遍身微似細細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不必除。徐曰:此解肌之法也,若如淋漓則動營氣,衛邪仍在。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症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徐曰:桂枝湯全料謂之一劑,三分之一,謂之一服,古一兩,今二錢零,則一劑之藥,除姜棗,僅一兩六錢零,一服不過五錢零矣,治傷寒大症,分兩不過如此,一服即汗,不再服,無汗,服至二三劑,總以中病為主,后世見服藥得效者,反令多服,無效者,即疑藥誤,又復易方,無往不誤矣。

(禁忌)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及臭惡等物。

(仲景主治) (傷寒論原文)

(一)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徐曰:風在外,故陽脉浮,衛氣有邪則不能護營,故陰脉弱。陽浮者,熱自發。徐曰:風為陽邪故發熱,桂枝之辛以散之。陰弱者,汗自出。徐曰:芍藥之酸以收之,甘草之甘以緩之。嗇嗇惡寒,淅淅惡風。徐曰:惡風末有不惡寒者,但惡寒甚輕,非若中寒,及陰經之甚也。翕翕發熱。徐曰:其熱亦不如陽明之甚。鼻鳴乾嘔者。徐曰:鼻鳴似屬陽明,乾嘔似屬少陽,蓋三陽相近,故略有兼病,但不甚耳。桂枝湯主之。

(二)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徐曰:此桂枝湯總症,以營性發揚,衛性斂閉,風傷衛氣,泄其皮毛,故汗出也。

(三)太陽病,下之后。其氣上冲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徐曰:誤治。若不上冲者,不可與之。徐曰:此誤下之症,誤下而仍上冲。則邪氣猶在陽分,故仍用桂枝發表,若不上冲,則其邪已下陷,變病不一,當隨宜施治,論中誤治諸法,詳觀自明。

(四)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徐曰:此非誤治,因風邪凝結於太陽之要路,則藥力不能流通,故刺以解其結,蓋邪風太甚,不僅在衛而在經,刺之以泄經氣,風府一穴,在頂上入發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之中,督脉陽維之會,刺入四分,留三呼,風池穴,在顛額后,發際陷者中,穴在耳后,按之引於耳中,足少陽陽維之會,針入三分,留三呼。

(五)太陽病,外症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徐曰:病雖過期,脉症屬太陽,仍不離桂枝法。

(六)太陽病，外症未解者，不可下也。徐曰：此禁下總訣。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服。徐曰：言雖有當下之症，而外症未除，亦不可下，仍宜解外而后下也。

(七)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脉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服。徐曰：脉浮而下，此為誤下，下后仍浮，則邪不因誤下而陷入，仍在太陽，不得因已汗下，而不復用桂枝也。

(八)病嘗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徐曰：榮氣和者，言榮氣不病，非調和之和，故又申言之。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徐曰：自汗與發汗迥別，自汗乃營衛相離，發汗使營衛相合，自汗傷正，發汗驅邪，復發者，因其自汗而更發之，則榮衛和而自汗反止矣。

(九)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徐曰：未熱之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徐曰：無他病，太陽諸症不必備，而惟發熱自汗，故亦用桂枝湯。

(十)傷寒不大便，六七日。徐曰：宜下之候。頭痛有熱者，未可與承氣湯。徐曰：太陽症仍在，不得以日久不便而下也，按未可二字從金匱增入，傷寒論失此二字。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徐曰：便赤為里有熱。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徐曰：汗出而頭痛未解則衄，熱在經，而血動矣，宜桂枝湯。

(十一)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徐曰：發汗未透，故煩，乃服藥不及之故。宜桂枝湯。

(十二)傷寒醫下之，續得下痢，清谷不止。徐曰：里症。身疼痛者。徐曰：表症。急當救里。徐曰：此誤下之症，邪在外而引之入陰，故便清谷，陽氣下脫可危，雖表症未除，而救里為急，傷寒論不可下篇云，誤下寒多者，便清谷，熱多者便膿血。復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徐曰：清谷已止，疼痛未除，仍從表治，蓋凡病皆當先表后里，惟下痢清谷，則以扶陽為急，而表症為緩也，表里分治，而序不亂，后人欲以一方治數症，必主兩誤。救里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十三)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徐曰：提出邪風二字，見桂枝為驅風聖藥。

(十四)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此方。徐曰：陽明本自多汗，但不惡寒，而惡熱，今多汗而猶惡寒，則仍在太陽矣，雖陽明病而治從太陽。

(十五)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徐曰：太陰本無汗法，因其脉獨浮，則邪仍在表，故亦用桂枝，從脉不從症也。

(十六)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徐曰：有時復熱。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徐曰：日晡發熱，則為陽明之潮熱，而非瘧矣。脈實者宜下之，脈虛浮者宜發汗。徐曰：一症而治法迥別，全以脉為憑，此亦從脉而不從症之法。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十七)下痢腹脹滿。徐曰：里症。身疼痛者。徐曰：表症。先溫其里，乃攻其表，溫里，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徐曰：此節屬厥陰症，未必由誤治而得，然既見表症，亦宜兼治。

(十八)吐痢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徐曰：里症除而表症尤在，仍宜用桂枝法，輕其劑，而加減之可也。

(十九)大傷寒大下后，復發汗。徐曰：再誤。心下痞。徐曰：邪入中焦。惡寒者，表未

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徐曰：苦寒開降之法，詳見后。

(二十)太陽中風，翕翕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金匱主治原文)

(一)治下利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里，乃攻其表，溫里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二)治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多妊娠，桂枝得主之，於法六十日內當有此証，設有醫治逆者，却一日加吐下者則絕之。

(效能) 祛寒發汗。

朱肱曰：桂枝湯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時行之，無不應驗，江淮間，唯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已前，桂枝証可加黃芩一分，謂之陽旦湯，夏至后有桂枝証可加知母半兩，石膏一兩，或加升麻一分，若病人素虛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減也。

桂枝最難用，雖云表不解脈浮可發汗，宜桂枝湯，須是病人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或手足指稍作微冷，少頃却溫，身雖微似煩而又增寒，始可行之，若病人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冷，不惡寒，或飲酒家不喜甘者，慎不可行桂枝也，仍有桂枝証，服湯已，無桂枝証者，尤不可再與。

成無己曰：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桂枝湯，辛甘之劑也，所以發散風邪。內經曰：風淫所勝，平以甘辛，佐以甘苦，以其緩之，以酸收之，是以桂枝為主，芍藥甘草為佐也，內經曰：風淫於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生姜大棗為使也。

錢璣曰：仲景云，桂枝者，取枝上皮也，后人不知藥性氣味，而曰去皮，誤矣，不知桂味皆在皮，若曰去皮，則木心有何氣味乎，肉桂亦大樹身皮耳，豈亦舍其皮而用其木心耶，然必以氣味甜辣者，方有辛溫發散之功，無氣味者，非真桂也，不可入藥。

方有執曰：桂枝固衛而善走陰，均失之矣，臣之以芍藥者，收陰氣而斂津液，所以救營陰之弱而滲泄也，佐之以甘草者，甘以緩之，佐桂枝則甘溫能除大熱也，使之以姜棗者，姜以助其辛散而止嘔，棗以和其中氣而調停之也，將佐皆得其人，操縱各適其用，則衛不覺其強，而營不患其弱，邪解氣平，而自和諧矣。

柯韻*伯曰：此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桂枝赤色，通心，溫能扶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解散風邪，內輔君主，發心液而為汗，故麻、葛、青、龍，凡發汗御寒，咸賴之，惟桂枝湯不用麻黃，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本方皆辛甘發散，惟芍藥之酸苦微寒，能益陰斂血，內和營氣，故能發汗，而止汗，先輩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湯，正以中有芍藥能止汗也，芍藥之功，本在止煩，煩止汗亦止，故反煩更煩，與心悸而煩者，咸賴之，若倍加芍藥，即建中之劑，非發汗之劑矣，是方用桂枝發汗，即用芍藥止汗，生姜之辛，佐桂以解肌大棗之甘，助芍以和里，陰陽表里，并行而不悖，是剛柔相濟，以為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內攘外之能，用以調和氣血者，即以調和表里，且以調和諸藥矣，而精義又在啜熟稀粥，蓋谷氣內充，則外邪不復入，餘邪不復留，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發汗，不至於亡陽，用之止汗，不至於貽患，今醫凡遇發熱，不論虛

實，便禁谷食，是何知仲景之心法，而有七方之精義者哉。

陳修園曰：桂枝辛溫，陽也，芍藥苦平陰也，桂枝又得生姜之辛，同氣相求，可持之以調周身之陽氣，芍藥而得大棗甘草之甘，苦甘合化，可持之以滋周身之陰液，師取大補陰陽之品，養其汗源，爲勝邪之本，又啜粥以助之，取水谷之津以爲汗，汗后毫不受傷，所謂立身於不敗之地，以圖萬全也。

尤在涇曰：此方用桂枝發散邪氣即以芍藥攝養津氣，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藥之酸，足以安內，生姜大棗，甘辛相合，補益營衛亦助正氣，去邪氣之用也，蓋以其汗出而邪不出，故不用麻黃之發表，而以桂枝助陽以爲表，以其表病而里無熱，故不用石膏之清里，而用芍藥斂陰，以爲里，此桂枝湯之所以異於麻黃大青龍也，服已，須臾，啜稀粥一升餘，所以助藥力，蓋藥力必藉胃氣以行也，溫覆令微汗，不使流離如水者，所謂汗出少者，爲自和，汗出多者，爲太過也，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者，中病即止，不使過之，以傷其正也，若不汗，后服小促，及服至二三劑者，期在必克以汗出爲和而止也，仲景示人以法中之法，如此。

陸淵雷曰：柯琴傷寒附翼云，此爲仲景群方之魁，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凡頭痛發熱，惡風惡寒，其脈浮而弱，汗自出者，不拘何經，不論中風傷寒雜病，均可用此，惟以脈弱自汗爲主耳，愚常以此湯治自汗盜汗，虛癰虛痢，隨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與后人分門証類，使無下手者處，可同年而語耶。

吉益爲則方機：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正証也，頭痛一証，亦當投此方矣，若由咳嗽嘔逆而頭痛者，非此方之所治也。

又云，汗吐下后，更湊一証，又發熱汗出而身疼痛者，此方尤爲可用，若脈浮緊而疼痛者，則非此湯之所治也。

陸淵雷曰：古今治自汗，盜汗之方，無專任芍藥者，知芍藥非爲斂汗矣，本經云芍藥除血痹，鄒氏本經疏証，芍藥能破能收世之人徒知其能收而不知其收實破而不泄之功也，桂有肉桂桂枝之異，肉桂爲大乾之皮，桂枝其細枝也，雖同出一樹，而氣味之薄厚自殊，古方似多互用，今於攻泄方中用桂枝，於溫補方中用肉桂，芍藥有赤白之異，而仲景書混稱不別，今於功泄方中用赤芍，於補益方中用白芍，此則后世辨析之進步，不可以泥古也。

漢晉權量，與今不同，諸家考據，亦甚有出入，林億以古三兩爲一兩，古三升爲一升，李瀕湖謂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古之一升即今二合半也，張景岳以古之一兩爲六錢，古一升爲三合三勺，徐洄溪謂漢晉升斗權衡，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王椿莊謂古方凡云一兩，準今七分六厘，凡云一升，準今六勺七抄，吉益東洞，謂古之一兩，不過今之二錢目，古之一升，今一合五勺也，小島學古謂仲景之一兩，當今之三分四厘八毛，一升今之一合一勺強，章太炎先生平諸漢錢而計之，武帝三株錢最重，一兩當今之五錢一厘一毛，王莽貨泉最輕，一兩當今之三錢四厘八毛，又以王莽大泉寸法，計漢之一斗，當今之一升，四合六勺強，以王莽貨泉寸法，計漢之一斗，當今之一升八合三勺強，今從

章先生所考，而折取其中，則漢之一兩，當今之四錢二厘九毛半，漢之一斗，當今之一升六合五勺也，又唐新本草，蘇恭曰：古秤皆復，今南秤是也，後漢以來，分一斤爲二斤，一兩爲二兩，古方惟張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則水爲殊少矣，據此，則藥秤又當折半計算，然則桂枝湯桂芍姜各三兩，分爲三服，今當每服用各二錢，三服之水七升，今分三次煮，則每服用水三合八勺半也。

桂枝去皮者，蓋古人用粗樹枝之桂皮，其外層有虛軟甲錯之枯皮，須去之耳，今用細枝，則無皮可去，陶氏本草序例云，凡湯酒膏藥，舊方皆云咀嚼者謂秤舉持之如豆大，又使吹去細末，張景岳云，古人以口嚼藥，碎如豆粒而用之，後世雖用刀切，而猶稱咀嚼者，其義本此。

方中行曰：吐利止，里和也，身痛，表退而新虛也，消息，猶言斟酌也，桂枝湯，固衛以和表者也，小和，言少少與服，不令過度之意也。

張隱庵曰：小和者謂大邪已去，而病輕微也。

黃坤載曰：吐利既止，而痛不休，以表寒未解，經氣壅滯之故，故以桂枝湯通經解表，小和其外，身痛即休也。

尤在涇曰：此方用桂枝發散邪氣，即以芍藥攝養津氣，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藥之酸，足以安內，生姜，大棗，甘辛相合，補益營衛，亦助正氣去邪氣之用也。

舒馳遠曰：桂枝走太陽之表，專驅衛分之風，芍藥和陰護營，甘草調中解熱，姜辛能散棗甘能和，又以行脾之津液而調和營衛也。

陳修園曰：桂草辛甘化陽，助太陽融會肌氣，芍草苦甘養陰，啓少陰莫安營血，姜佐，桂枝行陽，棗佐芍藥行陰，此方本不發汗，藉熱粥之力，充胃氣以達於肺，令風邪皮毛而解，不傷氣血，爲諸方之冠。

章虛谷曰：夫藥之功用，全在氣味，辛甘化陽，酸甘化陰，必由脾胃生化，上歸於肺，達於周身，故脾胃爲營衛之本，營衛爲脾，胃之標，凡治營衛之病，必從脾胃立法也，此方姜桂之辛，配甘棗之甘以化陽，芍藥之酸，配甘棗之甘以化陰，陽走表而入衛，陰走里而入營，陽勝則陰從陽，陰勝則陽從陰，陰主收攝，陽主疏通，以其姜桂之辛多，芍藥之酸少，則陽勝於陰，陰從陽而疏通者也。

惲鐵樵曰：桂枝湯功用爲湯藥之冠，亦爲自有湯藥以來之第一方，學者須於古人所說用法，非常注意，古人經驗多，於病理往往多謬訣，其論用藥，則語皆後進師資。吾儕所以能治病者以此，即後此有所發明，亦藉此爲基礎。其功不可沒也，仲聖自云。桂枝本爲解肌，方後說明，則繼進與否，當以有汗與否爲衡，於以知本論所論可發汗，不可發汗，皆指麻黃而言，凡傷寒禁汗之病，荊防在所不禁，柴胡桂枝亦非所忌，此不可不知者也，又柯韻*伯云，用桂枝湯，以脈弱自汗爲主，其語甚精，此外更有一緊要關鍵，凡熱病舌乾者桂枝不可用，所以然之故，熱病津液少者，即是陰虛熱化之証，桂枝雖解肌，其性則溫，凡熱病治以熱藥，則不得汗，況津液已乾，更以溫化之品於之，陰液如何能作汗，不得汗，則熱無出路。是益之熱也，故誤用往往劫津難救，王叔和謂陰虛陽盛，桂枝

下咽即亡，正是指此。此言其淺者，傷寒未傷，少陰危証，津液枯涸，寧用附子，不用桂枝，此言其深者。

舒馳遠曰：桂枝走太陽之表，專驅衛分之風，后天之精氣生血，其悍氣生津，血入於榮，津行於衛，汗者津液之余也，營行脉中，衛行脉外，風傷衛証，榮分無邪，恐其邪被桂枝攻擊，亂潰而擾害於榮，故方中芍藥，蔽護榮分，斯無遺患。

徐靈胎曰：一服即汗不再服，無汗服至兩三劑，總以中病為主，后世見服藥得效者，反令多服，無效者，即疑藥誤，又復易方，無往不誤矣。

呂茶*村曰：本論所言，太陽中風之病狀，皆就皮毛上形容，邪本由外而入，亟當驅之外出，但腠理本疏，又不可大發其汗，故仲景桂枝湯之取義，但主調和榮衛，以解肌表，取其細細，微似有汗，不可令如水流瀰，方中芍藥，甘、棗，主固榮氣，以托出衛邪，使風邪不得內入而外出。然後桂枝合生姜，得建驅邪之績，今人不識此義，改用一派風藥，迫之使汗，甚或加辛熱之藥，擾動榮血，其不致召變逆而成危証者，鮮矣。

總病論：凡桂枝湯証病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逆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后，慎不可行桂枝湯也。

劉問間傷寒標本心法：傷風之証，頭痛項強，肢節煩疼，或目痛肌熱，乾嘔鼻塞，手足溫，自汗出，惡風，其脉陽浮而緩，陰浮而弱，此為邪在表，皆宜桂枝湯。

醫醇賾*義：桂枝湯治風從外來，久客於絡，留而不去，此方主之。

李東垣曰：仲景制此湯，以桂枝為君，芍藥甘草為佐，小建中湯以芍藥為君，桂枝甘草佐之，一則治其表虛，一則治其里虛，各有主用也，後學當觸類而長之。

曹穎甫曰：桂枝湯方用桂枝以通肌理，達四肢，芍藥以泄孫絡。生姜，甘草大棗，以助脾陽，又恐脾陽之不動也，更飲熱粥以助之，而營陰之弱者振矣。營陰之弱者振，然後汗液由脾而泄於肌腠者，及能直出皮毛，與衛氣相接，衛始無獨強之弊，所謂陰陽和而自愈者也。

余無言曰：桂枝有散風之力，但不似麻黃之猛迅，誠恐藥力有不足之處，不能取得微汗，故令啜熱粥，在無病之人，啜熱粥時，往往有汗，今桂枝散風，佐以熱粥，則微汗之目的，必不失之，既取得微汗矣，即可畢乃事乎，然而未也，須知服桂枝，啜熱粥，其目的不在取大汗，而在取微似汗。

李東垣曰：古之方劑，銖銖分量，與今不同，謂收咀者，即今銚如麻豆大是也。云一升者，即今之一大白盞也，六銖為一分，即二錢半也，二十四銖為一兩也，云三兩者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

程知曰：古今量度惟漢最小，漢之一兩，惟有今之三錢半強，故千金，本草，以古之三兩為今之一兩，然世有古今，時有冬春，地有南北，人有強弱，大約古用一兩，今用一錢足矣，宜活法通變，不必膠柱而鼓瑟，則為善法仲景者矣。

錢天來曰：漢之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汪琥曰：古方全劑謂之一劑，三分之一，謂之一服，凡用古方，先照原劑按今之馬子折實若乾重，古方載三服者，只取三分之一，依法煎服，載再服者，宜分兩次服之，頓服者，取一劑而盡服之，只要取今之馬子折之，至大棗烏梅之類，仍照古方枚數以馬子有古今之不同，而果枚古今無異也。

徐靈胎曰：今之論古方者，皆以古今方分兩太重為疑。以為古人體氣厚，故用藥宜重，不知此乃不考古，而為此無稽之談也，古時升斗權衡，歷代各有異同，而三代主漢，較之今日，得十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乃傷寒大劑也，桂枝芍藥各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亦不過一兩六錢為一劑，分作三服，則一服不過今之五錢三分零，今人用藥，必數品，各一二錢或三四錢，則反用三兩外矣，古人之用藥，分量未嘗重於今日，而謬說相傳，方劑日重，即此一端，而荒唐若此，況其深微者乎。

陶弘景曰：咀嚼，古之制也，古人無鐵刀，以口咬細，今如麻豆大，為粗藥煎之，使藥水清，飲於腸中，則易升易散。今人以刀銼為麻豆大，比咀嚼之易成也。

柯韻 * 伯曰：桂枝之去皮，去其粗皮也，承澹庵 * 曰：桂枝之力，即在皮內，去皮為去其表層之粗者，柯氏所言良是。

類聚方廣義：桂枝湯者，蓋經方之權輿也，傷寒論，資始於桂枝湯，雜病論，發端於括葉桂枝湯，必非偶然也，斯書亦刊以桂枝湯為衆方之嚆矢，仲景之方，凡二百餘首，其用桂枝者，殆六十方，其中以桂枝為主藥者，垂三十方，可見是方者，比其他諸方變化為最多也。

桂枝湯之服法，必須注意，服藥后啜熱稀粥一杯以助發汗，為不可少，溫覆取遍身細細微似有汗者佳，不可令如水流漉，更屬重要。

2. 桂枝加附子湯及方解

(方名) 桂枝加附子湯(原載)傷寒論

(藥物及劑量) 桂枝湯原方加附子。徐曰：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歌訣) 汗因過發漏漫漫，肢急常愁伸屈難，尚有尿難風又惡，桂枝加附一枚安。

(煮法)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

(仲景主治) (傷寒論原文)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徐曰：此發汗太過，如水流漉，或藥不對症之故。其人惡風。徐曰：中風本惡風，汗后當愈，今仍惡風，則表邪未盡也。小便難。徐曰：津液少。四肢微急，難以屈伸。徐曰：四肢為諸陽之本，急難屈伸，乃津脫，陽虛之象，但不至亡陽耳，若更甚而厥冷惡寒，則有陽脫之慮，當用四逆湯矣。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徐曰：桂枝同附子服，則能止汗回陽。

(效能) 舒絡祛風。

錢璜曰：此方於桂枝湯全方內加附子者，故多一加字。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條下之桂枝附子湯，芍藥已去，非桂枝全湯，乃另是一方，故無加字。

柯韻 * 伯曰：太陽固當汗，若不取微似有汗，而發之太過，陽氣無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陽，玄府不閉，風乘虛入，故復惡風，汗多於表，津弱於里，故小便難，四肢

者，諸陽之末，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也，此離中陽虛，不能攝水，當用桂枝以補心陽，陽密則漏汗自止矣，坎中陽虛，不能行水，必加附子以回腎陽，陽歸則小便自利矣，內外調和，則惡風自罷，而手足便利矣。漏不止，與大汗出同，若無他變症，仍與桂枝湯，若形如瘧，是玄府反閉，故加麻黃，此玄府不閉，故加附子，若大汗出后，而大煩渴，是陽陷於內，急當滋陰，故用白虎加人參湯，此漏不止而小便難，四肢不利，是陽亡於外，急當扶陽，此發汗雖不言何物，其為麻黃湯可知，蓋桂枝湯有芍藥而無麻黃，故雖大汗出，而玄府能閉，但使陽陷於里，斷不使陽亡於外也。

陳元犀曰：太陽之臟，即是少陰，太陽病，本宜發汗，發之太過，而為漏不止，必用附子以固之，重主肢厥，必用四逆輩以救之，若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皆汗出過多脫液，尚喜腎中之真陽未亡，只用附子大補少陰之氣，得桂枝湯，為太陽之專藥，令陰交於陽，則漏止，漏止則液不外脫，而諸証俱除矣。

尤在涇曰：桂枝湯解散風邪，兼和營衛，加附子補助陽氣，并御虛風也。

方極：桂枝加附子湯，治桂枝湯証而惡寒，或支節微痛者。

陸淵雷曰：此方以桂枝湯暢血運，斂汗，即所謂調和營衛也，以附子恢復細胞之生活力，即所謂回陽，所謂溫經也，附子為興奮強壯藥，能興奮全身細胞之生活力，起機能之衰弱，救體溫之低落，李氏綱目引虞博云，附子稟雄壯之質，有新關奪將之氣，能引補氣藥行十二經，以追復散失之元陽，引補血藥入血分，以滋養不足之真陰。引發散藥開腠理，以驅逐在表之風寒，引溫暖藥達下焦，以祛除在里之冷濕，業細胞生活力之作用，各過其所屬臟器而异，附子之效，若非興奮全身細胞之生活力，豈能無所不至。如虞搏所言乎，然陰盡之甚者，獨任附子，危險亦甚，蓋原漿雖由生活力以滋生，生活力亦藉原漿以發動，此即陰陽互根之理，若原漿虧損已甚，遂用附子刺激其生活力，興奮一起，陰津未及滋生，先有竭涸之虞，必須大劑養陰藥，引之以附子，或有萬一之望耳，以上所論，因附子而發其義，至桂枝加附子湯之証，本不甚劇，不過津液略傷，陽氣微損而已，若真正傷津亡陽，又非此湯之所主矣，又此條藥証相對，絲絲入扣，汗漏者，桂枝芍藥附子所主，惡風者，附子桂枝生姜所主，小便難者，桂枝附子所主，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附子芍藥甘草大棗所主，學者於此等處，最宜體味。

孫廣從曰：陽氣暴輸，陰氣四布，阻滯經脈，關節不通，故難以屈伸，喻氏謂無津液以養，非也，如果經脈失養，法當滋潤，附子不可用也，豈可更用桂枝，再傷其陽乎，且芍藥酸寒生陰，回陽藥中最不相宜，總當重用附子以回陽，芪術健中立氣，砂半以行脾氣，故紙權固腎氣，虎骨通利關節，一定之理也。

陶隱居曰：凡云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準一枚。

羅紫尚曰：用附子有二義，一以壯表，一以御陰。

程郊倩曰：誤汗亡陽，實是奪液之故，燥液無如附子，仲景偏生用之。

千金：治產后風虛，汗出不止，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即本方，附子用二